

# 功高震主

## 麥克阿瑟遭免職秘辛

●蕭孟麟（旅美作家，資深退役軍官）

### 一代名將威震遠東

麥克阿瑟（General of the Army Douglas MacArthur）是美國五星上將，陸軍元帥，生前不僅在美國家喻戶曉，在遠東亦是赫赫有名。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後，他是日本「總督」，連日皇裕仁見了他也要鞠躬哈腰。韓戰爆發，他又是力挽危局，把北韓共軍趕到鴨綠江邊的英雄人物，卒導致中共「抗美援朝」，大舉入韓，而他又把中共大軍打得落花流水。他更有意借重中華民國國軍，越過鴨綠江，協助國軍反攻大陸，摧毀成立未久的中共政權。

這麼一位高瞻遠矚，具有政略將才的軍事天才，是近代軍人學習的榜樣，因而

不但國軍幹部對他耳熟能詳，即使他的對手，中共及北韓共軍對他也知之甚稔。

麥克阿瑟為近代美國西點軍校罕見的高才生，一九〇三年以該班第一名畢業後，深受各級長官器重，升遷極快。一九一七年任有名的國民兵彩虹師（第四十二師）參謀長，隨軍赴歐參戰，反攻巴黎表現傑出，旋即升為該師師長，戰功彪炳，被當時的陸軍部長譽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國最優秀第一線將級指揮官」。返國後，出任母校西點軍校校長，距畢業僅十八年。一九二五年，他成為當時美國最年輕的少將（永久軍階）。五年後，被授上將（臨時軍階）擔任陸軍參謀長。

一九三五年卸任後，回復少將階級，轉任菲律賓總統奎松（Manuel Quezon）的軍事顧問，兼菲律賓陸軍和美國駐菲律賓

陸軍司令，表示希望以中將身分前往，引起國會批評。幸而奎松總統任命其為菲律賓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of Commonwealth Army），才保全了他的面子。兩年後，以少將退役。他自己設計的鯊魚皮紋元帥服的那頂元帥帽，外加墨鏡和煙斗，就成了他的註冊商標，一直戴到被杜魯門總統免職都沒有換過。

### 曾欲與部隊共存亡

一九四一年六月，美日談判破裂。麥克阿瑟在羅斯福總統宣布凍結日本在美資產的同日（一九四一年七月廿六日），被徵召回役，成為陸軍少將，珍珠港事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後的十二月廿二日，美國國會恢復了他的臨時上將軍階。由於美國受到「先歐後亞」的政策影

響，無法兼顧菲律賓。日軍佔領馬尼拉後，就向退往巴丹（Bataan）半島的美菲部隊進攻。美國報紙大幅報導菲律賓戰事，把麥克阿瑟捧成抗日英雄。由於糧食不足，麥克阿瑟下令所有軍民（一萬五千名美軍，六萬五千名菲陸軍及民眾）口糧減半，並懸賞鼓勵走私糧食進來。在此同時盟國東南亞戰區因海軍兵力不足，於是放棄菲律賓只保衛馬來亞。美國政府也知道美國海軍無力突破日軍封鎖解除麥克阿瑟的困境。但一九四二年元旦，羅斯福給奎松總統的新年賀電中，仍舊欺騙他說「我向你保證，所有能動用的船隻已經：兵力之強大，足以澈底擊敗日軍而解救你的祖國。（...）I can assure you that every available vessel is being...the strength that will eventually crush the enemy and liberate your native lands.」。事實上菲律賓的命運，已在美軍總部參謀處長艾森豪「完全不值得救援，entirely unjustifiable」的結論下已有決定，卻未告知麥克阿瑟。陸軍部長史汀生無奈地寫下「有些時候，人們是無法逃出死亡命運的 There are times when men have to die.」。

美國民眾雖然不知真相，但國會議員

們卻十分清楚，壓迫政府把麥克阿瑟救出來，而麥克阿瑟又要與部隊共存亡，連他的妻兒也不肯離去。美國又擔心奎松總統自行與日本媾和，派了一艘潛艇，冒險於二月廿一日抵達麥克阿瑟總部所在的科雷格多（Corregidor），但只接走了美國的菲律賓總督，和患肺病已很嚴重的奎松總統及其閣員。麥克阿瑟則象徵性地，把一個裝有他勳章、文件和遺囑的箱子交給了船上。

這時，日本幾乎已經達成了它的初期作戰目標。由英國魏菲爾將軍擔任最高統帥的同盟國東南亞（或稱ABDA—American-British-Dutch-Australian）戰區，不到兩個月已名實俱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八日成立，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五日撤銷）。澳洲兵力本來就很少，又被調往歐洲作戰，本土剩下不到二萬五千人，邱吉爾已在考慮放棄澳洲只保印度。澳洲總理寇亭（John Curtin）在絕望中轉向美國求援。美國認為如果要美國部隊保衛澳洲，就必得由美國人指揮才行，麥克阿瑟是當時唯一的人選。

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二月廿二日作成決定，就和馬歇爾史汀生聯名，命令麥克阿

瑟立即前往民答那峨（Mindanao）轉澳洲墨爾本（Melbourne）就任美軍總司令新職（"where you will assume command of all United States troops"）。但麥克阿瑟固執地拒絕離開部屬而「逃走」，甚至提出辭呈，要以志願兵身分繼續作戰。羅斯福總統在政治上不能犧牲麥克阿瑟，幾經周折才把他說服，由他自定日期。麥克阿瑟在菲律賓繼續停留了九天，才在三月十一日搭乘PT-41號魚雷快艇，一路歷盡艱險到達民答那峨，再換乘飛機和火車，抵達澳洲南部的阿德賴德（Adelaide）車站時，面對大批新聞記者，許下了「我已出來，但我還是要打回去 I came through and I shall return!」的諾言。留在巴丹半島的美菲聯軍，在彈盡援絕之下，除少數退入相距三英里的科雷格多島外，其餘都在四月九日在防守司令金少將（Maj. Gen. Edward P. King）率領下，向日軍投降。

麥克阿瑟離去後，他的繼任者魏銳特將軍（Lt. Gen. Jonathan M. Wainwright）在科雷格多島堅持到五月五日，也只好投降了。不過他們沒有遭到巴丹半島守軍的那樣悲慘命運。巴丹半島守軍投降後，因日方根據預估而設立的戰俘營，只能容納二

萬五千人，不料卻有六萬七千人，以致營地、交通、補給等都不足，加上日軍的殘暴，單用刺刀刺死的就有三百人左右。經過悲慘的九天五十五英里徒步「死亡行軍 (death march)」，約有七千人在途中死去 (其中美軍約一千人)，多數都是渴死的。到達營地之人，個個都是皮包骨了。

### 任太平洋盟軍統帥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英美聯合參謀首長會議重劃作戰責任區，印度洋歸英國，太平洋歸美國，大西洋則由英美共同負責。麥克阿瑟受任聯合國西南太平洋盟軍最高統帥。為了早日實踐他打回菲律賓的諾言，極力主張先擊敗日本，因而樹敵不少。後來為了反攻戰略，又和美國海軍鬧翻。雖然美國海軍表現極為出色，但他的跳島戰術，也獲得極大成功。

一九四四年十月廿日清晨，反攻菲律賓的第一波盟軍部隊，在雷伊泰灣 (Leyte Gulf) 紅灘頭 (Red Beach) 登陸，四小時後剛站穩腳步，麥克阿瑟就決定隨第三波登陸小艇上岸。和他同行的除美方人員外，尚有菲律賓總統奧斯敏納 (Sergio Osmena)、菲律賓陸軍參謀長瓦德茲將軍 (Gen. Basilio Valdez) 及長期跟隨麥克阿瑟

的羅慕洛將軍 (Gen. Carlos Romulo，當時還是上校) 等。通信兵在灘頭架起臨時電台，麥克阿瑟馬上向菲律賓全體人民廣播說「這是自由之聲，麥克阿瑟將軍說話：菲律賓同胞們，我已經回來。托萬能的上帝保佑，我們的部隊再度站立在菲律賓的國土上」……This is the Voice of Freedom, General MacArthur speaking.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I have returned. By the grace of Almighty God, our forces stand again on Philippine soil...」，實踐了他要打回來的諾言。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美國國會通過了馬歇爾 (George Catlett Marshall)、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艾森豪 (Dwight David Eisenhower)、安諾德 (Henry Harley Arnold) 等四位陸軍上將，及李海 (William Daniel Leahy)、金氏 (Ernest Joseph King)、及尼米茲 (Chester William Nimitz) 等三位海軍上將的晉升案，各授予五星陸軍元帥 (General of the Army) 或海軍元帥 (Fleet Admiral) 最高軍階。使他們成為除美國國父華盛頓，和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英雄潘興將軍 (Gen. John Joseph Pershing) 以外的美國最高軍階獲得者。以後，還有海軍上將海爾賽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及陸軍上將布來德雷 (Omar Nelson Bradley) 於一九五〇年九月亦獲得此項榮譽。

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 (Potsdam Declaration) 後，麥克阿瑟被指定為同盟國 (對日作戰部分的) 最高統帥，代表同盟國接受日本投降。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九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日本橫須賀海軍基地後，當天下午二點十九分，麥克阿瑟的座機「巴丹號」，就在軍樂聲裡降落在一排排都割去了螺旋槳的日本飛機的機場裡。他下來對歡迎他的 (預定駐日佔領軍地面部隊司令) 艾契柏格中將 (Lt. Gen. Robert L. Eichelberger) 的第一句話就是「鮑比——這是還債——Bob! This is the Payoff。」。

### 在日代表盟軍受降

日本正式投降那天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麥克阿瑟在停泊日本東京灣裡的美國密蘇里戰鬥艦 (USS BB-63, Battleship Missouri) 上，代表同盟國接受日本投降。他等日本帝國大本營和政府投降代表，以及同盟國其他受降代表和觀禮者就位後

，才出現在受降甲板上（美國受降代表尼米茲海軍元帥則緊隨其後）。麥克阿瑟即席發表簡短演講，他在最後結論時說「這是我最高熱切盼望，也是全體人類的盼望，從這莊嚴的一刻開始，一個有尊嚴、熱愛自由、寬恕和法治的更美好的世界，將由過去血腥大屠殺中展現出來。It is my earnest hope, and indeed the hope of all mankind, that from this solemn occasion a better world shall emerge out of the blood and carnage of the past — a world dedicated to the dignity of man and the fulfillment of his most cherished wish for freedom, tolerance and justice.」。

日本投降代表在降書上簽過字後，麥克阿瑟就用寫幾個字母換一隻筆的方式，把他的名字簽在受降代表的地方。然後他轉過身來，把兩隻簽字用過的筆，分送給才從戰俘營裡釋出，受他特別邀請，站在他身後觀禮的貴賓——前菲律賓守軍司令魏銳特將軍，和前英國新加坡守軍司令裴西佛將軍（Lt. Gen. Arthur Percival）。他們雖然身體羸弱幾乎站立不穩，但喜悅地接受了這份殊榮和珍貴的紀念品。餘下的，除自己保留一隻外，他都分送給他的主要部屬了。

代表美國接受日本投降的尼米茲海軍元帥，也邀請了他的得力部下——第三艦隊司令海爾賽上將，和他自己的航空助理薛爾曼少將（Rear Adm. Forrest P. Sherman），站在他背後看他簽字。尼米茲簽完字後，麥克阿瑟用手臂搭在海爾賽肩上，對他說了句悄悄話。接著就有大批美國飛機，用僅高於桅頂的超低空，呼嘯飛過密蘇里艦的上空。

後來很多人問海爾賽，麥克阿瑟說了甚麼。原來麥克阿瑟說的是「叫他們現在開始吧！Start them now!」。四五〇架已在遠處盤旋的第三艦隊航空母艦戰機，收到信號後，就立即按預定計劃，從密蘇里艦上空飛過以壯軍威了。

中華民國受降代表徐永昌陸軍上將，則繼美國代表尼米茲之後，也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簽了字。

日本投降後，麥克阿瑟受任同盟國駐日佔領軍統帥，其地位有如日本的太上皇和實際統治者，他得意地寫下了「：五年前（東京玫瑰）在心戰廣播中說，如果我被抓到，他們會把我吊死在東京日本天皇檢閱皇家近衛師團的地方。現在我卻以同盟國佔領軍最高統帥身分，在此檢閱同盟

國的駐日佔領軍。... "Tokyo Rose" had announced gleefully that, if captured, I would be publicly hanged on the Imperial Plaza in Tokyo, where the Imperial towers overlooked the traditional parade ground of the Emperor's Guard divisions. Little did I dream that bleak night that five years later, at the first parade review of Occupation troops, I would take the salute a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on the precise spot so dramatically predicted for my execution.」。

### 韓戰中反攻顯奇才

麥克阿瑟極端反共，但對國民政府和先總統蔣中正卻無善意。韓戰發生後，南韓軍隊節節敗退，美國怕南韓落入共方掌握，日本會受到直接威脅；也怕中國大陸趁機攻打臺灣，使其環亞洲大陸的防線產生缺口。杜魯門總統迅速採取行動，命令麥克阿瑟以海空軍支援南韓，同時命令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防止國共雙方軍事衝突。美國在聯合國中，也成功地獲得支持，麥克阿瑟亦受任遠東聯合國聯軍最高統帥，對抗北韓侵略。

麥克阿瑟為了解實況，不顧全部飛機

停飛的惡劣天候飛往韓國，拉了在機場迎接的李承晚總統（Syngman Rhee），冒著敵方炮火，及時趕到漢江，還來得及看到最後廿分鐘，雜亂無章的部隊，和逃亡難民，湧向毫無希望但企圖守住漢江大橋的景象。他回到東京，立刻向國防部報告說「如果希望守得住，並在往後收復失地的唯一辦法，就是美軍地面部隊參戰（The only assurance for holding the present line and the ability to regain later the lost ground i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round forces into the Korean battle area.）」

那時在華盛頓已經是清晨三點，接電話的是陸軍參謀長柯林斯上將（Gen. J. Lawton Collins）。動用地面部隊必須總統諮詢過其主要幕僚才能決定，柯林斯問能等幾小時嗎？麥克阿瑟說絕對不能等，幾分鐘也是重要的，如果要挽救韓國，美國部隊必須立刻送到灘頭上去。

陸軍部長佩斯打電話給杜魯門時已經快早上五點，杜魯門已經起床，他為難了一陣，才答應麥克阿瑟可以動用一個團。之後，他緊急召開會議，指示起草擴軍並成立遠征軍方案。在未徵求國會同意的前的六月卅日下午一點廿二分，美國的陸海空

軍增援已在途中了。

在聯軍節節敗退中，麥克阿瑟再度展露了他的才華。九月十五日早上六點卅分，他指揮的聯軍，在敵後五十英里的仁川（Inchon）登陸，獲得極大成功，使北韓軍隊潰敗。接著他更揮軍北上，於十月十九日攻陷北韓首都平壤（P'yongyang），更以美軍打前鋒直逼鴨綠江。

### 與杜魯門意見相左

杜魯門從未和麥克阿瑟見過面，他雖曾數度邀請麥克阿瑟返國短暫停留，了解國內情形，但都被麥克阿瑟拒絕。八月廿六日，杜魯門獲知麥克阿瑟早些時在一篇給美國國外作戰老兵組織的文件中，批評了美國政府的臺灣政策，大為光火而命令他收回。

韓戰的性質是在聯合國授權的範圍內遂行有限戰爭，與麥克阿瑟但求勝利不惜擴大戰爭的想法大相徑庭，杜魯門怕麥克阿瑟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又不肯回來，只好帶了幕僚人員，紆尊降貴地飛往威克島（Wake Island）與麥克阿瑟作短暫的幾小時相會。杜魯門一行於（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飛抵威克島下機時，麥克阿

瑟已經在停機坪總統專機扶梯處佇候了。

可能杜魯門對麥克阿瑟的自大、不聽話早就不滿，雖然他在自傳中說不介意麥克阿瑟的服裝，但還是寫下了「我下機時，麥克阿瑟將軍已在扶梯等候。他襯衫扣子未扣，戴的軍帽顯然已很舊」。General MacArthur was at the ramp of the plane as I came down. His shirt was unbuttoned, and he wearing a cap that had evidently seen a good deal of use.」這段話。麥克阿瑟該穿什麼服裝可能見仁見智各有理由，但從前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自傳（Waging Peace and War）中，刊出的美聯社新聞照片來看，麥克阿瑟戴的那頂「元帥帽」的確是很舊了，可是他穿的黃軍便服卻是新換的，連新燙的摺痕都看得見。因為沒有打領帶，所以最上面那顆領扣未扣上。如果杜魯門認為威克島並非戰地，怪他未穿軍常服還說得過去；但說他襯衫扣子未扣，就不免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之嫌了。

威克島杜、麥相會後，杜魯門認為麥克阿瑟不再有问题。返國途經舊金山時（十月十七日），在演說中稱他與麥克阿瑟見解相同。

不料才兩天，麥克阿瑟又違反了他接近中、蘇邊境時，只能用韓國兵而不准有美國兵的禁令，使杜魯門十分懊惱。這時，中共權衡利害，出兵援助北韓，使戰局再度改觀。起初聯軍並不知道有中國軍隊，直到十月廿六日，從俘獲的中國兵口中，才知中國「抗美援朝志願軍」已經在十月十六日參戰。

為阻斷中國共軍增援，十一月六日麥克阿瑟下令轟炸鴨綠江上的橋樑。因為怕炸彈誤炸中、蘇邊境，而被華盛頓緊急叫停。

### 制借刀計對蔣不利

韓戰初起時，麥克阿瑟就希望借重國軍，增加打擊共軍的力量，但美國政府和聯合國都不願因此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他（一九五〇年）七月卅一日曾往台灣短暫訪問，雖僅與先總統蔣中正晤談數小時即返回日本。其對記者公開表示不滿第七艦隊拴住了蔣中正的談話，卻引起美國朝野的顧慮。

杜魯門總統立即派美國前駐蘇聯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專程前往了解實況。但麥克阿瑟的到訪，對當時正處於

風雨飄搖之中的國府來說，不論在政府或民間，都起了極大的安定作用，也增加了反攻大陸的希望。雖然蔣、麥二人只有這一面之緣，國府卻大事宣揚他們理念相同、友誼深厚，而不知麥克阿瑟根本不懷好意。

數年後，不但美國民間著作透露了實情，連一九五六年美國時代雜誌出版，由杜魯門總統親自執筆的回憶錄，第二冊，刊出的哈里曼遠東之行報告節略（第三四九至三五五頁）中，哈里曼寫下了他對先總統蔣中正的評論

「：蔣在另一方面，只有以台灣作為重回大陸踏腳石的熾熱野心」，和麥克阿瑟對此的看法說「麥克阿瑟了解這野心是無法達成的。但認為讓蔣去反攻大陸而被消滅，也不失為一個好主意。（即減低韓境聯軍壓力，也借刀殺人消滅蔣中正）。

：Chiang, on the other hand, had only the burning ambition to use Formosa as a stepping stone for his re-entry to the mainland. MacArthur recognized that this ambition could not be fulfilled, and yet thought it might be a good idea to let him land and get rid of him that way...」

### 恐擴戰禍將他免職

麥克阿瑟被免職的直接原因，是他一九五一年三月廿四日發布的聲明。杜魯門在他自傳中刊出了該聲明全文，其中有「這時敵人才痛苦地驚覺，聯合國已經改變過去把戰事局限於韓國境內的容忍態度，而把範圍擴大到共產中國沿海和內陸。他們即將遭到軍事崩潰的厄運。The enemy, therefore, must by now be painfully aware that a deci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depart its tolerant effort to contain the war to the area of Korea, through an expansion of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to its coastal areas and interior bases, would doom Red China to the risk of imminent military collapse...」。此聲明導致許多國家，尤其是英、法等國，驚恐地向華盛頓詢問美國是否改變了政策。

杜魯門知道後勃然大怒，認為麥克阿瑟是軍人干政，大逆不道，而決心把他撤職，由第八軍團司令李奇威（Lt. Gen. Matthew Ridgway）接替。經過與高級幕僚，包括國務卿艾契遜（Dean Acheson）、國防部長馬歇爾及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主席布來德雷等商議並獲得支持後，杜魯門於四

月九日下午三點十五分簽署了命令，派當時正在韓國的陸軍部長佩斯（Frank Pace）親往日本面交麥克阿瑟。

不料通信不良，佩斯又正由李奇威陪同在前線視察，不在第八軍團司令部裡，而無法及時把命令送到佩斯手中。杜魯門遂令艾契遜把此命令發往美國駐韓大使館，由繆斯（John Muccio）大使轉交佩斯部長。杜魯門同時也要艾契遜通知國會有關撤換麥克阿瑟的決定，並轉請共和黨外交政策發言人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前往東京，向日本保證美國政策不變。

更不順利的是四月十日晚上，布來德雷氣急敗壞地跑到杜魯門那裡說，他得到消息，有關麥克阿瑟免職的事已經洩漏，芝加哥一家報紙明天早上會刊載出來。若是如此，要佩斯部長親往東京面交免職令就會落在後面，麥克阿瑟的面子就無法保全了。杜魯門當機立斷，立刻交代白宮新聞秘書，在當晚午夜後（即十一日凌晨一點）召開緊急記者會，宣布麥克阿瑟免職消息。

麥克阿瑟遭免職秘辛

麥克阿瑟回到美國後，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國會舉行聽證，麥克阿瑟在國會發表了演講，但杜魯門預料中的風暴並未發

生。在爭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失敗後，麥克阿瑟金盆洗手，息影政壇，不再過問政事，但仍然發表演講。他最後一次的公開演講，也是被認為最有名的演講，是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在西點軍校的畢業典禮上發表的。他闡釋了從一八九七年起，大家就遵守的校訓「責任、榮譽、國家」，一直受到後來者的敬仰。

Duty, Honor, Country」的真義，達到振聳發聵的效果。

麥克阿瑟於發表此演講兩年後，於一九六四年去世，享年八十四歲。西點軍校校園中的三尊校友銅像中，有一尊就是他的（另兩尊分別是艾森豪將軍和巴頓將軍）。大家就遵守的校訓「責任、榮譽、國家」，一直受到後來者的敬仰。

聖文叢書

#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無所不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熙、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 一四四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